

学佛者的信念·序

净慧法师

这本《普贤行愿品》讲记是济群法师 1996 年秋天在柏林寺“中元节报恩法会”上的讲经记录。记得那时天气炎热，法师刚在寺里参加完第四届生活禅夏令营，就不辞辛劳，慨然应请讲述《普贤行愿品》。他的讲演轻松活泼，能在深契佛意、经意的基础上，结合信徒们修行生活的实际，因事显理，开启疑窦。与会信众数百人饱餐法味，皆大欢喜。

济群法师是当今教界青年法师中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他不仅闻思深广、教理通达而且行持谨严、说法善巧。生活禅夏令营在柏林寺已举办了五届，济群法师曾三度前来讲演。他清新、隽永的说法如春风拂面、甘露灌顶，深受营员们的欢迎。可以说，济群法师是一位修学有成、足以担当弘法大任的年轻法师。他使我生发了一些对僧才培养问题的感想。

培养造就合格的僧才，现已为佛教界所普遍重视。但怎样才算合格的僧才，人们的认识却未尽一致。其实这一问题早有现成的答案。民国年间，太虚大师对座下的弟子提出了四点要求：道心第一，学问第二，弘法第三，做事第四。这四点要求可作为我们考虑僧才培养问题的基本思路。

所谓道心，指信仰坚定、奉戒谨严，真有了生脱死、上求下化的发心。这是僧人之为僧人的根本所在，是僧人于色命之外的第二生命。如果丧失了这一生命，则他与一个俗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何以住持佛法、利益人天？

所谓学问，包括内学（佛法三学）、外学（世法）。不通内学，荒废闻思，于己，或盲修瞎炼，或落于暗证起增上慢；于人，开口漏逗，不涉典章。时间一长，信心疲劳，道心难保。因为道心之坚固长远，要以如理修行、如理体证作保障。欲如理，先明理，这就是内明。世法不通，对于自己修行暂时也许无大妨害，但如果要出而为人、随机施化，则应在通达内明的基础上，于世法略知一二。这样，佛法世法融会贯通，才能深入尘劳，照明佛法，开悟众生。

说到僧人学问的养成，有个方法论的问题。修行者的学问应是解行并重的学问。学问的价值在于净化心地、开发智慧、改观生命、利益他人、指导实践。除此而外，学问自身没有抽象、独立的价值。佛法在这一点上与儒家传统是一致的。孔子说他“十又五志于学”，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……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”。如果孔子所志的“学”是脱离人生实际的、戏论的、抽象的学问，怎么能获得不惑、耳顺等人生修养的受用呢？所以僧人之为学，当避免歧路！尤其近百年来，西学东渐，西方学术的一些方法论被片面地引入佛学研究领域，产生了动摇佛教信仰基石、毁谤佛法的种种奇谈怪论，其流毒至今未散。殊不知，方木逗圆孔，着手便错！——这样的学问，对于住持正法的僧人，有不如无。

所谓“弘法”，指讲经说法、办学、办刊、办弘法活动、著书立说等。弘法的根本目标是“令未信者信，已信者增长”。离开了这个目标，单纯追求所谓的“佛教学术”或“佛教文化”，那就背离了僧人的本分，也背离了佛陀出世的本怀。培养僧才的目标必须同弘法的目标保持一致。只有在十分重视信仰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僧才，方可担当弘法大任。

所谓“做事”，指管理寺院、组织教会等教务工作。佛法的住世不是抽象的，它包含了大量具体、细致、艰苦的劳动，搬砖盖瓦、迎宾待客、组织信众等等。这里需要的是献身精神，是实际操作的才干。近来从佛学院毕业的有些学生，有信仰，也有所学，但下笔不能写，开口不能讲，从事管理，又不能与人协调关系，或者不懂宗教政策。这都是缺乏实际做事能力的例子。但仅有做事的能力，人情练达、八面玲珑，没有道心和学问作为基础也不行。因为形于外者出于内，如内无德学，外面所做、所说都不能真实利益他人，甚或随波逐流、溺于世染，乃至轻狂自大、毁佛谤法。

世少全才，道心、学问、弘法、做事四项圆满具足者总是少数，而且资质有高下，术业有专攻，要人人成为通才也不现实。若不求全，我以为宁可少学、少能而道心真实、行持刻苦。最忌是没有信仰、律仪废弛，而以世间方法研究佛学，或攀缘事务、耽于名利，这样的僧人会自坏佛法，自毁长城。

济群法师是全面的，他的饱学和弘法的才能是不用说的。他高尚的情操、献身三宝的热忱常常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，感染着周围的人们。我曾跟我的弟子说：如果你们要做学问、做法师，济群法师可以效仿。

我们这一代出家人命运多桀，历经新旧时代的变迁和惨烈的教难，身心饱受摧残。其间体验的惊惶、苦痛、屈辱、误解，真难以向外人道。现在的情形恰如在一场接力赛中忍痛前奔，急于把接力棒交给后来者以延续佛法的薪传。看到济群法师这样的年轻法师成长起来，纷纷走上弘法的岗位，内心真有无数的欣慰和欢喜！絮叨如上，聊以为序。